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七一次会议

2017年6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穆斯塔法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川村先生
	哈萨克斯坦	特梅诺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乌拉圭	卡里翁夫人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方案的报告
(S/2017/454)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710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方案的报告（S/2017/454）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和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

谢尔吉先生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454，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方案的报告。

我现在请维奥蒂女士发言。

维奥蒂女士（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介绍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方案的报告（S/2017/454）。这项报告是根据2016年11月18日第2320（2016）号决议提交的。在该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还请秘书长继续与非洲联盟（非盟）密切合作，完善就非盟相关提议，包括联合规划和在获得安全理事会批准的情况下授权开展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进程，以及就联合国资助和支持，开展进一步合作的备选方案。

国际社会必须能够适当地、富有创意地应对世界各地动荡不定的安全情势，而区域组织对这一努力来说至关重要。在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

系的持续努力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这两个组织深入参与建立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持久性的协作系统。我们必须脱离临时安排。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为采取体制化办法联合规划以及授权、资助和支持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出建议。

这项报告，连同非洲联盟一并提供的最新情况，是秘书处和非盟委员会之间六个月协调与合作的结果。自2003年非洲联盟驻布隆迪特派团以来，联合国一直向非洲联盟行动提供多种类型的支助。这包括规划、后勤支助以及各种筹资机制。有些类型的支助比其他一些类型的支助更为有效。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早些时候对资助和支持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机制进行的联合审查，审视了的支持非洲联盟行动方面开展的超过十年的合作。这项报告在这一努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今后支持非洲联盟行动提出更可预测的办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仿效先前的安排，而是制定反映出所吸取经验教训的新办法，并发展非洲联盟的能力和其他伙伴的作用。

必须采取可预计的办法，因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非洲谋求和平与安全的首选方式。为此，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最近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非洲联盟年度会议。在此次会议期间，他们签署了《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进一步强调致力于在相互尊重、承认互补、相互依存和休戚与共的基础上密切合作。

报告还强调遵守和监督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权、行为和纪律方面。在所有和平行动中，包括在非洲联盟授权或批准的和平行动中，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关切。我们感到鼓舞的是，非洲联盟正在积极地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进一步制定遵守机制。联合国将继续为非洲联盟执行相关的遵守框架提供一切技术援助。

非洲联盟是联合国的宝贵伙伴，我们非常感谢非洲在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美好未来方面所做的贡

献。正如秘书长经常指出的那样，世界可以大大受益于非洲的智慧、非洲的想法和非洲的解决办法。如非洲联盟提供的最新情况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非盟的行动正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其中包括快速部署部队应对动态安全挑战，消除不对称威胁，并随后进行强有力的和平执法。

不同的局势需要不同的规划、筹资和支助安排，但共同商定的原则和决策过程可以为这些安排奠定基础。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部署和支持和平支助行动方面的有效合作，不仅需要秘书处与委员会之间的互动协作，而且还需要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规定任务和报告方面进行接触。

还需要会员国采取共同的做法来解决确保非洲联盟行动获得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支持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批准使用联合国分摊会费，大会也将发挥关键的监督作用。报告提出的概念、过程、条件和备选办法应被视为可灵活适应新行动的框架。在此框架可被充分利用之前，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包括拟订联合规划和预算编制方法。还可能需要对两组织一些烦琐的程序进行调整。

我可以向安理会成员保证，秘书长完全致力于非洲以及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他的报告显示，没有一个技术挑战是我们两组织无法一起克服的。我们指望安理会的支持，帮助我们将言辞化为行动。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创造更有效率和效力的解决办法，以便更好地满足非洲人民的需要，并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维奥蒂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谢尔吉先生发言。

谢尔吉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感谢安理会成员邀请我和卡贝鲁卡先生在安理会发言，以期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讨论进一步合作和支持非洲联盟的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办法。

加强为非洲联盟、包括为其和平支助行动筹措资金，是非洲联盟成员国的核心优先事项。大家应该记得，在1月15日的亚的斯亚贝巴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决定，成员国将为和平支助行动预算提供25%的资金。在2016年7月的基加利首脑会议期间，非洲联盟大会决定开始对合乎条件的进口商品普遍征税0.2%，以便为非洲联盟筹资。到2020年，这项0.2%的征税将会给和平基金带来共计4亿美元的资金。

我谨强调，关于和平支助行动，非洲联盟大会的财务决定打算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非洲联盟授权或批准的和平支助行动缺乏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来源。非洲联盟已展现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部署和平支助行动的政治意愿。自非洲联盟建立以来，已部署十三个特派团。在所有这些部署案例中，筹资安排都是临时的，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我们的部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了生命。

所有成员国的实物捐助在部署和平支助行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往往并不总是反映在对所提供捐助的整体核算中。在作出这些财务决定时，大会旨在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缺乏专门用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行动的正常预算；第二，过度依赖外部临时和不可预测的资金来源；第三，没有一项能为管理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及外部的资金提供正确问责制框架的可信的非洲联盟文书。

第2320（2016）号决议是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之间的合作及对其提供支持方面的重大里程碑。它表示，联合国愿意根据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所适用的国际义务、问责制、透明度和履约框架，审议非洲联盟提出的为其和平支助行动筹资的建议。

我谨就和平基金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提出四点关键看法，供安理会审议。

第一，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5月13日举行的第689次会议上核准了非洲联盟和平基金委员

会主席的报告。报告载有关于非洲联盟行动范围、执行得到强化的治理架构和问责制框架以及落实第2320（2016）号决议相关规定的建议。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核准是一个里程碑，体现了非洲联盟成员国使和平基金成为现实并产生效果的政治承诺。安全理事会不妨审议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这份报告和公报——这些文件已被正式转交秘书长——尤其是在现在和今后讨论联合国对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能的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持时。

第二，各方一再问及设想中可能需要联合国分摊会费的行动的范围。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它决定根据行动范围，采取逐案处理的做法，以满足非洲安全挑战不断变化的性质所产生的新要求。与此同时，非洲联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共同成本文件，明确阐述了可行的行动需求，这可以作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今后的非洲联盟支助行动中分担负担的基础。这份共同费用文件符合非洲联盟为非洲待命部队及其快速部署能力提供资金的战略性优先事项。这一快速部署能力有部署前、部署中和部署后三个阶段。非洲联盟委员会将继续处理此事，并将继续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有关和平基金力所能及的支助领域的情况。

第三，现阶段，非洲联盟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需要调动非盟成员国的资源。我很高兴地报告，目前有近30%的非洲联盟成员国已向基金捐款。一些会员国在最近召开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愿意提供法定摊款。此外，非洲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最近延期并扩展了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问题和非盟筹资问题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的任务期限。我们确信，这些重大步骤将会保持这一政治势头，使和平基金加快运作。

第四，我要尽可能清楚地表明，非洲委员会不仅在和平基金的日常管理方面，而且在所有专门用于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资源方面，有着严格遵守并促进透明度和善政的坚定决心。委员会主席将在今后数日任命和平基金董事会成员。

最后，非洲联盟仍然相信，这次关于和平基金和包括联合国分摊会费在内的可能的可预期资金的讨论正在巩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业已出现的战略伙伴关系。应该回顾指出的是，4月19日，在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纽约会议期间，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签署了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方面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这是确保两个组织在处理非洲继续面临的安全挑战方面进行进一步制度化合作的重要步骤。非洲联盟仍然致力于这种伙伴关系。我们共同努力，在加强对非洲和平支助行动的支持上取得成功无疑将成为这种伙伴关系的试金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谢尔吉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卡贝鲁卡先生发言。

卡贝鲁卡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出席这次重要的辩论会。我要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邀请我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专员介绍非洲联盟执行安理会第2320号决议（2016年）的最新情况，尤其重点关注非洲联盟的和平基金。

多年来，随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性质的演变，各种高级别的报告和建议始终提出三个要点：首先，目前世界面临的危机往往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单一的组织能提供所需的应对措施；其次，区域组织带来了比较优势；第三，需要有可预期，而不是自愿或临时的筹资机制。资金充足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不仅仅是非洲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一项全球性的公益事业。

正如成员们听专员所言，自2016年11月18日通过第2320（2016）号决议以来，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我尤其要赞扬联合国秘书处和委员会开展工作，就该决议的相关规定采取后续行动，尤其是3月和4月间实施的协商进程。我高兴地注意到，这一进程是本着真正的伙伴关系和协作精神进行的。我

期待看到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有更多这种性质的进程。

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安理会要求汇报最新情况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非盟和平基金在运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总体基准和时间表。过去几个月制定了和平基金的详细治理安排。5月30日，这些治理安排提交给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我高兴地确认，安理会完全核准这些建议。请允许我简要回顾一下拟议的治理安排。

我作为和平基金的高级代表，被要求提出一些想法，说明如何能够以更加可预测的方式为和平基金提供资金、制定结构和进行管辖，以应对非洲大陆面对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同时避免过度依赖于多个不可预测的筹资渠道。非盟大会2016年7月的会议通过了建议，和平基金应围绕调解和预防性外交、机构能力与和平支助行动这三方面的工作进行构建。此外，还应在和平基金内设立应对危机的储备金——《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平与安全议定书》第21条第4款规定的周转信托基金，以便能从各种未用结余中提取资金，迅速应对未预料到的危机。

非盟政策机关，尤其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有指导和和平基金活动的政治权力。委员会主席在执行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将监督基金的日常业务。将设立基金董事会，以确保基金的战略一致性，加强对基金的治理以及财务和行政监督。将邀请基金外部伙伴向董事会提名两名代表。独立评估小组将对基金的使用和影响进行定期评估。委员会内将设立一个专门的和平基金秘书处来管理日常业务，并向执行管理委员会报告。最后，将招聘一名独立的基金经理，以确保在基金管理方面实现最高标准的问责制并遵守信托规则和程序。

我认为，这种结构体现了基金治理安排上的国际最佳做法，并将向非洲成员国和基金伙伴作出保证。当然，这种结构经过调整，体现出非洲联盟是一个政府间组织，而不是一个法人组织。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基金将只资助非盟主管机关根据议定书

规定的权力所作决定而产生的活动，非盟主管机关在这里是指国家元首大会、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或主席。

关于执行的时间表，委员会主席争取尽快在2017年使和平基金的管理安排开始运作。将在年底前通过有关和平基金的文书及上述管理结构。非盟和平基金一旦具备这些新的管理安排，将为非盟及其国际社会的伙伴携手努力，共同促进非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事业提供更有效的工具。

我高兴地指出，正如非盟和平与安全专员已经告知安理会的那样，截至5月，在新的管理安排建立之前，已有14非盟成员国为和平基金捐款，其数额略高于2017年目标数额的12%。和平基金以及整个非洲联盟的融资问题是我的新的扩大任务的重点。作为这项任务的一部分，我将用大部分时间协助委员会主席落实各种机制，确保非盟成员国履行它们对非洲联盟的财政承诺。我相信，和平基金的2017年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虽然为和平基金提供资金的主要责任在于非盟成员国，但在支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活动方面，伙伴合作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与传统和新兴伙伴的合作必不可少。

鉴于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当前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压力重重。因此，打造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有效的伙伴关系对我们集体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筹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更加可预测的经费的途径。这种强化伙伴关系形式，必须以两组织各自的权限、职能和能力为基础。还须遵守共同负担、协商决策、发挥相对优势、分工和相互问责的原则。

对这项任务的政治复杂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已就亟需改善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应对当今安全挑战达成共识，那么，为新的筹资安排和经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找到共同解决办法将是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一个伟大的成就。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卡贝鲁卡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代表秘书长组织本次通报会，讨论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和平支助行动的选项。我们也感谢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介绍第2320（2016）号决议情况。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介绍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出的各个选项。

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通过视频远程会议方式参加会议，欢迎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我们感谢他们的相关努力和通报非洲方面已采取的步骤。

我代表非洲的三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即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发言。

今天会议在过去六个月出现了一些对非盟和联合国伙伴关系有重大意义的事态发展的背景下举行。两组织都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并重新承诺把非盟-联合国合作和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1月访问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总部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4月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再次确认了新领导人进一步优先加强两组织间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决心。事实上，两组织领导人4月19日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明确证明，双方重新承诺共同努力，包括解决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在整个冲突周期中遇到的各种共同挑战。

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其致力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安排。事实上，日益得到承认的是，需要建立更有力的全

球-区域伙伴关系，以有效应付对和平与安全的各种挑战和威胁，并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在此基础上，安理会已表示决心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同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关系。当然，大家可回顾，2015年6月16日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交的报告（见S/2015/446）提出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有关与非洲联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那些建议后来被纳入秘书长的执行情况报告（S/2015/682）。小组报告聚焦非盟并非没有理由。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选项的报告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理由：

“由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理论在执行和平和反恐恐怖主义方面有其局限性，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是联合国在某些情况下更好地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一项手段。”（S / 2017/454，第61段）。

第2320（2016）号决议获得通过是安理会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间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明证。在这方面，安理会承认需要提供更多的支助，以加强非盟和平行动，提高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筹资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在这方面，我们赞赏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过去六个月所做的工作，以跟进落实第2320（2016）号决议，特别是3、4月间展开的协商进程。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选项的报告。我们也欢迎非盟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其中提供了有关非盟和平基金的拟议业务范围、进展情况、未来基准和执行时间表的重要细节，以及支持问责制、透明度及遵守的框架，作为筹资安排投入运作的基础。

我们认为，报告就如何帮助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初步具体步骤，处理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资金筹措问题所提出的四种筹资备选办法是稳妥和现实的。此外，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标准，对于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公信力、正当性以及最终是

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在制订其人权行为和遵守纪律的框架规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我们期待该框架于9月份获得通过。联合国支持切实执行非盟守规和问责框架至关重要，我们赞扬秘书长愿在这方面给予非盟协助。

最后，安全理事会已表示，它打算采取实际步骤确立以下原则，即获安理会批准的、经非盟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应当由联合国摊款提供资金，关于具体特派团的资金筹措决定则将以个案方式作出。现已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完成了基础性工作，我们愿请安全理事会采取实际步骤，通过一项确立该原则的实质性决议。我们将与安理会成员合作，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以便充分发挥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潜力，迅速、有效应对和平与安全如今面临的复杂威胁和挑战。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玻利维亚召集此次会议，感谢非盟和安会委员谢尔吉先生、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卡贝鲁卡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维奥蒂女士的通报。

非洲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大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协作，积极推动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加强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在解决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地冲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维护非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非洲部分地区在政治、安全和人道等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博科圣地”、“上帝抵抗军”、“沙巴布”等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威胁非洲安全，萨赫勒地区跨境有组织犯罪和几内亚湾海盗活动依旧猖獗。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支持，不断协助非洲国家提升和平、安全与发展能力。

面对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形势，联合国与非盟积极探索深化合作的方式和领域。去年，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合作的第

2320号决议。今年4月，联合国与非盟签署了《联合国-非盟关于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文件》。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盟主席分别向安理会提交了支持非盟自主和平行动的报告。中方赞赏安理会重视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希望安理会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在同非盟合作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充分尊重并发挥非洲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主导权。非盟等非洲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在解决非洲热点问题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和丰富经验，从安理会同非盟解决诸多非洲热点问题的成功实践看，非洲国家完全拥有处理好自己问题的能力和智慧，安理会应切实尊重非洲方案和思路，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和意见，同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形成政治解决合力。

第二，不断完善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机制。联合国同非盟在应对非洲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日益紧密。双方需要进一步密切沟通协调，建立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加强在预防冲突、管理危机、冲突后重建等重点领域合作，逐步实现共同计划、决策、评估和通报，联合开展危机预警、战略评估、任务授权和部署等工作。将联合国同非盟等区域组织之间的战略协调落实到各阶段、各层面的具体行动，不断提高合作效率。

第三，切实加大支助非盟自主和平行动能力建设。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非洲冲突和危机的重要手段，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形成了重要补充，为维护非洲大陆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财政资源、装备技术等困难，非盟面临能否持续有效开展自主和平行动的挑战。中方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关于支持非盟自主和平行动的有关建议，支持联合国根据非盟意见和需求，帮助非洲加快常备军和非洲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并帮助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建立持续、稳定、可预测的供资机制。希望安理会和秘书处认真听取非洲国家意见和关切，想非洲之所想，急非洲之所急，尽快采取有关切实行动，为非盟自主和平行动

提供必要的资金、装备和资源，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中方一直积极同非洲开展和平安全领域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筑中非关系五大支柱及十大合作计划，其中包括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方承诺在2020年前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正式投入运营，该基金为期10年，帮助联合国在非洲开展和平与发展项目是其重点工作领域。

中国目前有2600余名维和人员在联合国驻马里、刚果(金)、南苏丹等7个特派团执行任务。中方向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帮助地区国家打击海盗。我们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合作，实现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想向中国人民和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听说的校园惨剧影响到的人转达我们的哀思与祈祷。我知道，事实仍未完全搞清，但是就我们迄今听说的而言，情况令人心碎。美国同这些学生和家庭一道祈祷。

我想感谢各位通报人和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以及埃及对本次会议的贡献。我们诚心珍视他们在推动非洲联盟（非盟）同联合国合作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非洲联盟是美国和联合国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它具有预见危机、调解冲突以及短期内部署军队与警察的独特能力。而且，它是在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方这样做。

我们赞扬非盟在推动和平行动、打击各种恐怖团体与反叛团体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2007年，非盟在索马里迅速部署，为组建不久的政府提供安全。十年后，由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团即非索特派团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勇气与胆量，索马里走上了逐步稳定与和平的道路。在

达尔富尔，非盟与联合国合作，使一场复杂的冲突趋于稳定。

非盟在该大陆各地同各种次区域组织和国家合作，应对从西非紧张的选举过渡到乍得湖流域的博科圣地组织等各种新兴的复杂威胁。我们珍视与我们非洲伙伴的合作。努力实现非洲的和平与繁荣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问题不在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是否将继续改进我们的合作，而是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合作，以促进和平与安全。

在这两个组织的工作下已经取得进展，但是，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要确保安全理事会有效响应非盟的各项倡议，我们就需要在行动策划方面更好地合作。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必须从一开始就分享对特派团政治、安全、人道主义以及人权层面的评估。早期合作有助于我们确保战略概念—包括行动构想、部队组建以及特派团成本—得到各方的首肯。

我们支持非盟努力提高财政方面的自给自足，并加强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我们期待与非盟各成员国一道努力，查明用于增加自主融资的各种非贸易机制。但是，任何以此为目标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对成员国履行其国际义务与承诺的情况进行问责。

我们欢迎非盟努力建立有效机制，在其所有特派团中尊重人权。确保尊重人权和追究侵犯这些权利者的责任不仅对非洲联盟同联合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维持部队与其理应保护的社区之间的信任也举足轻重。这将需要制订严格的部队和警察筛查与遴选规程，并随后对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必须报告侵犯与虐待行为，并进行独立调查。肇事者必须被追究责任。在这一点上不得姑息。

我们对有望有更多有效、自给自足并且由非洲人主导的和平行动感到鼓舞。但是，我们明白，取得更多进展将需要时间。因此，在考虑向前推进任何涉及由联合国提供财政支助的框架决议之前，我们将审查非盟本身基准与时间表的执行情况与具体

结果。因此，安理会2017年对有关该问题的任何实质性决议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不成熟。

和平行动的规划与执行者的责任重大。处境最为脆弱者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常常有赖于这些规划与执行者。我们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值得花时间以确保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们再次感谢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及其所代表的组织致力于推进非盟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并由此推动非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办公厅主任维奥蒂和谢尔吉大使的通报。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4月19日签署的文件恰如其分地被冠名为《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欢迎该《框架》发出强有力的合作与协调的信号，支持进一步努力以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当今我们面临的所有和平与安全挑战均存在各种内在因素的独特组合。

在非洲，我们有各种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组织以各种方式联手处理这些挑战的众多良好实例。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最适合在应对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那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其它地方，非洲联盟则发挥主导，至关重要的是，在索马里，10年来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团（非索特派团）在降低青年党所致威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索特派团部队的勇敢与牺牲打造了一个有利于政治进展的安全空间。

在其它问题上，次区域加大力度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看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冈比亚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还期待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南苏丹发挥主导作用。某些情况下，解决办法将发生演变，如我们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所看到的那样，在那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初始应对措施后来过渡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索马里，联合国为非洲联盟的一项行动提供关键的后勤支助。我们伙伴关系中

的这种灵活性对于确保最佳地应对各种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情况下，正如安理会在第2320(2016)号决议中所规定的那样，我们应考虑每个机构的相对优势，以确保采取最适当和有效的对策以解决冲突，实现稳定。要评估哪种解决方案最适宜于每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更多的联合分析、更多的联合策划以及更多的联合评估，以便就危机达成共同理解，并决定最佳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来的工作标志着这种伙伴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我们必须找到更多 and 更好的合作办法。非洲联盟承诺提供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预算的25%，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卡贝鲁卡先生及其团队在制订路线图以便到2020年实现该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此项工作朝着加大非洲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导权和深化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迈出了一个积极的步骤。

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各种方式，以使我们的联合努力更加系统化。我们期待在我们9月份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期间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讨论该问题。我们同意非洲联盟的报告：为应对一些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最严重威胁，部署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将是一个关键要求，并将再次显示出非洲联盟在联合国无法部署的地方具有的相对优势。

我们应继续研究联合国为这些特派团提供支持的最佳方式，以便把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在非洲大陆实现长期解决与和平。这包括进一步考虑为行动提供可靠和可持续资金的备选方案，但也必须把重点放在我们如何开展这些行动上。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应研究共同的报告、问责和保护标准，以确保最高标准和对特派团最强有力的监督，使它们尽可能发挥效力。这些问题将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进一步联合工作，我们期待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合作，加强并发展我们的伙伴关系。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向中国表示法国最深切的同情，该国东部今天早些时候发生了一起事件。

我感谢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和埃及召集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作了颇有见地的通报。

我还要热烈祝贺古特雷斯秘书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及其团队编写了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交的报告（S/2017/454）。

第2320（2016）号决议启动了一个进程来实现两个互补目标：第一，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为由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行动增加资金。秘书长确定了确保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继续和改善伙伴关系的具体模式。我们欢迎并鼓励秘书长坚定致力于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关系，他参加今年1月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会议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卡贝鲁卡先生和他的团队提供了对非洲和平行动现状的出色分析，并且提交了一项工作方案，以便改善这些行动的现有框架以及规划、开展和为这些行动提供资金的方式。这项分析已经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它把非洲联盟成员国聚集在一起，制订可以改善非洲大陆未来的项目。

法国欢迎第2320（2016）号决议创造的势头。支持这一势头的努力必须继续下去。目前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努力如何应对实地局势和满足需求。确实，我们的非洲伙伴正在为确保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作出越来越大和更有效的贡献。非洲的和平行动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不容否认的比较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局势中，这种伙伴关系已经在运作，或者将需要这种伙伴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历史性机会来建立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更有力、更紧密和更一致的伙伴关系框架，这一框架可以根据需要启动，并且根据各个局势进行调整。

我将简短发言，因为我们将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互动对话中更深入地进行讨论。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传递的信息是，法国欢迎当前的努力和所创造的势头。因此，我们打算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一道发挥积极作用，以便建立新的和创新的和平与安全合作机制。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要就中国东部一所幼儿园发生的事件向我们的中国同事表示慰问。我们向受害者家人表示同情，并祝愿受伤者迅速康复。

我们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全面发言。我们赞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做法。必须发展并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存在更紧密合作的潜力，而且，非洲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要求群策群力，利用各个组织的比较优势。

我们欢迎我们的非洲伙伴努力解决非洲的危机。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和其它次区域组织已在这个领域显著增强努力和举措，包括通过建立整个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架构。我们坚信，为有效战胜非洲的危机，我们需要采取的做法首先要把非洲自己的领导人聚集起来，确定解决争端的途径，此外必须为此类努力提供有效的国际支持。我们支持通过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做法。

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必须植根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并且包括区域行为体维护和平与安全举措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保持一致等规定，同时把和平解决争端、任何强制性措施均需得到安全理事会授权以及在安理会进行报告作为优先事项。我们相信，秘书长提出的方案将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此外，重要的是，必须以反映当地社区具体情况的方式，为各个局势制订独特的危机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区域行为体更熟悉他们所负责地区的情况。但是，有鉴于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安理

会不能从解决此类问题中完全抽身。不能把这些问题完全留给非洲的组织，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适用所有必要措施。

必须加强为非洲行动和联合特派团提供资金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原则上，我们不反对考虑扩大联合国参与这些特派团的可能性。我们愿意参与这方面进一步建设性对话。但是，我们认为，无论选择什么方案，必须保留目前联合国在研究和批准相关预算请求时遵循的程序，以确保分配和拨付资金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且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各个规划阶段和有效落实所制订的目标创造条件。

此外，我们要指出，必须与非洲联盟委员会的代表一道进一步研究秘书长提出的想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清楚了解非洲的伙伴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加强合作，包括在资金方面和为了维和与安全。显然，加强我们各自组织之间的合作必将需要加强区域自主权，这些组织必须完全愿意发挥这种自主权。

卡里翁夫人（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和其他发言者一道向我们的中国同事表示慰问。

我们欢迎今天就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来说很关键的问题所作的通报。我们还感谢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谢尔吉先生和卡贝鲁卡先生的通报。

乌拉圭注意到过去15年来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方面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非洲联盟在应对非洲大陆武装冲突构成的挑战方面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就三个具体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这三个问题就是：规划和制定获得安全理事会批准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联合任务授权的进程、和平支助行动的经费筹措以及部署在这些行动中的非洲联盟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规划和制定联合和平支助任务授权方面密切合作，对确保这些行动的效率和

效益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些特派团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也就是，从对危机的初始评估和联合战略评估，到特派团的启动、对任务授权遵守情况的联合评估以及问责，继续改进两组织的合作尤其重要。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进行的联合审查揭示，非洲联盟采取行动，通过部署和平支助行动应对棘手局势的决心，因在关键方面缺乏能力，包括在经费筹措和支助方面缺乏能力而受阻，经费筹措和支助并非一贯可预测和可持续。乌拉圭认为，报告（S/2017/454）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经费筹措模式，提供了替代使用自愿捐款的可行办法。

乌拉圭作为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家，特别重视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实地开展行动和履行任务授权方面所负有的责任。在此框架内，我们强调，任何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的联合国部队，包括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都必须在能力、业绩、行为和纪律以及问责等方面遵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的同样标准。

两组织进行的联合审查十分清楚地表明，非洲联盟若要能够遵守自己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满足其成员与伙伴的期望以及加强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继续提高其规划、资助、维持和监督这些特派团的能力。

同样，乌拉圭赞扬非洲联盟作出努力，敲定其人权以及行为和纪律标准遵守框架，以确保其和平支助行动根据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标准开展，从而确保监督和问责。

最后，我们还强调，非洲联盟建立这些框架对行动取得成功将是个好兆头，会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增强非洲联盟为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作出的宝贵贡献。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非常及时和适时的通报会。我还要感谢谢尔吉先生、卡贝鲁卡先生以及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的通报。

4月19日签订的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框架、秘书长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对安理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现行经费筹措和支助机制的联合审查报告（见S/2016/809）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关于同一主题的报告，应当标志着两组织之间新的得到加强的伙伴关系的开始。意大利全力支持秘书长报告中所述的联合规划和授权开展非洲联盟（非盟）和平行动的机制，这一机制保留安全理事会的特权，同时也为非洲自主提供便利，并为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铺平道路。

关于经费筹措，可以逐案选用秘书长报告（S/2017/454）中设想的提供财政支助的各种不同的备选方案。2008年，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主持的专家小组编写的报告（见S/2008/2013）已经呼吁向获得联合国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特派团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支助。因此，我们完全赞成探讨使用分摊经费办法，条件当然是满足部队质量、训练、装备以及高问责标准等方面一系列适当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2016年7月在基加利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即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25%的经费由非盟提供。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重申了这一承诺。这一承诺将大幅增加非洲国家对和平行动的贡献。因此，加强与非洲联盟的战略合作是通往明智和成本效益高的和平行动的途径之一，而且在我们看来，也是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设想的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

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非洲联盟和平行动从灵活性、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快速部署以及完成联合国维和行动无法完成的执行和平与反恐等强有力授权任务的能力等角度看拥有相对优势。我们已经有一些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合作得到正面检验的行动领域的例子，例如在索马里有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员团，在达尔富尔有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我还要回顾《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我们认为，该战略作为整个区域的预防性工具，其振兴至关重要。我同时要回顾最近建立的萨赫勒五国集团部队，这个特派团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以及欧洲联盟活跃于该地区的各特派团——欧洲联盟马里训练团、欧洲联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团、欧洲联盟萨赫勒尼日尔能力建设团——合作，能够对该区域的安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我还要回顾欧洲对这支部队的大力支持。

关于遵守联合国规则 and 标准，我们同样认为，对非洲联盟开展的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和平行动实行高标准问责及行为和纪律要求至关重要。我们欢迎非盟委员会主席报告中所述的参与，其目的是加强非洲联盟人权尽职能力，包括预防和打击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培训至关重要，部署前和以任务授权为导向的培训尤其如此。请允许我们回顾，意大利在参加和平行动的国家、军事和警务人员的培训方面有着极佳的记录。尊重人权、保护平民和促进性别平等观念被纳入我们的国家军事训练大纲。

我们随时准备更强有力地参与愿意为非洲联盟特派团作出贡献的会员国的警察和军队的能力建设，并帮助联合国建立新的工具和能力来支持满足非洲的具体需求。

Skau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也让我首先就今天上午在一所幼儿园发生的悲惨事件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同情那些受影响的人。

我首先也要对今天上午的各位通报人——谢尔吉大使、卡贝鲁卡先生以及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维奥蒂女士——非常周全和颇有见地的通报表示感谢。我还谨感谢我的塞内加尔、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同事要求及时召开本次会议。

瑞典长期支持加强联合国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么做的原因很多。区域行为体更了解实地所涉问题；他们往往投入更

多，而且在地方各级享有信誉。非洲联盟（非盟）及其区域伙伴有时可以在联合国无法开展行动的工作环境中开展行动，而且通常能进行快速部署。

因此，我们非常欢迎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议程当前的势头和活力。数周前刚举行了第一届联合国-非盟首脑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这是非常积极的事态发展。

我们感谢秘书长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交报告（S/2017/454）。我们欢迎为本报告奠定基础的全面工作，我要特别赞赏起草工作表现出的协同性质。

我们现在有了与非盟进行更密切合作的具体建议和备选方案，包括授权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进程。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朝确保更加可预测的协作和问责制的方向迈进。我们还感谢非洲联盟向我们介绍其最新进展情况，包括5月3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公报。特别是，我们欢迎介绍为加强人权、行为和纪律等领域工作所采取的最新措施以及消除剩余漏洞的计划。

我们再次赞扬非盟首脑会议根据卡加梅总统在其关于非盟改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就非洲联盟的资金来源问题作出大胆决定，努力确保为在非洲实现和平提供资金。

我们非常认可为非盟和平行动提供灵活、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的必要性，我们欢迎秘书长报告所载的有关筹资的建议。我们期待在安理会继续讨论各种备选方案和模式，包括利用联合国的分摊会费。我们计划9月访问亚的斯亚贝巴，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年度磋商，这将是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绝佳机会。我们认为，和平基金将是一个促进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强有力机制。一旦和平基金投入运作，我们瑞典将考虑向该基金提供财政支持。

推进这一议程将需要安全理事会在政治方面予以大量、持续的投入。我们对秘书长的承诺以及秘书处一级的合作架构增加感到鼓舞，现在我们作为

安理会成员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参与。让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势头，并在其基础上再接再厉。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与其他人一道，就发生在幼儿园的惨剧向我们的中国同事和朋友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对那些受影响的人表示同情，并为他们祈祷。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情况通报会。我还谨欢迎各位通报人，并感谢秘书长本人致力于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伙伴关系。

显然，近1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相关区域安排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始终在扩大。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介入冈比亚选举后危机，就是最近的一个恰当例子。有关国家决定组建萨赫勒五国集团部队，是另一项切实的区域行动。

联合国应继续致力于建立和加强与非洲大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它们协同努力，并在维和与冲突管理过程中利用每个行为体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秘书长最近为加强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作出了更多努力，特别是签署了联合国-非盟促进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乌克兰期待这份文件变为现实。

我要着重谈谈根据秘书长相关报告（S/2017/454）值得考虑的联合国-非盟当前合作的若干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联合国尚未成功地对可能演变成全面冲突的紧张局势或平民身处险境、迫切需要保护的紧张局势，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所做的努力，该机构应继续在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下，最先对危机作出应急反应。

在此类情况下，必须继续努力消除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不足，特别是与军警人员和装备有关的能力差距。我们认为，为确保部署、待命状态和提高业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需要采取共同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第二，必须确保安理会授权的非盟行动获得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在这方面，秘书长报告提出的建议提供了一系列可行的备选办法供安理会和大会审议。鉴于维和努力的复杂性，我们深信，绝不可能有适合所有局势和特派团的单一做法。因此，我们支持在考虑每个特派团的这一问题时保持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第三，众所周知，采取军事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是各国政府和相关区域安排的首要责任。因此，联合国应继续提供必要的咨询和专门知识，支持相关的区域努力，包括上述萨赫勒五国部队。还必须确保联合国特派团与此类举措之间的适当协调，以免出现任何重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按照联合国维和与建设和平活动以人为本的做法，我们认为，保护平民是安理会核可的非盟行动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很显然，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因此，这一组成部分应当与适当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尽职政策一道，成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所有非盟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

Temenov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就江苏省发生的惨剧向我们的中国同事致以诚挚的慰问，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

哈萨克斯坦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我们的通报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谢尔吉大使、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卡贝鲁卡先生、以及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维奥蒂女士——就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合作发表见解。

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

哈萨克斯坦作为非洲联盟观察员，致力于巩固联合国-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全面伙伴关系。4月19日，秘书长古特雷斯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参加的第一次联合国-非盟年度会议，是加强联合国-非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里程碑之举。

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通过精心制定共同战略目标，并在共同评估的前提下明确划分责任，在联合国-非盟的合作方面还可取得更多成果。这将与安全理事会及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行动相辅相成。

应通过秘书处与秘书处之间更频繁的交流，定期分享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以防止其任务出现重叠和重复。

人们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秘书长的和平新议程，以及非洲的《2063年议程》和旨在到2020年实现无冲突大陆的非洲联盟（非盟）“到2020年平息一切枪炮声”项目都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些愿望可以通过加强军事、外交和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来实现。这对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采取的行动和各自的决议至为关键。

预警信号、及时的联合国-非盟预防性外交、缓解潜在危机局面的调解活动，以及快速反应小组将取得许多成果。这属于哈萨克斯坦的职权范围，也包含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在2045年联合国百年之际建立无冲突世界的建议之中。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对各自区域的发展承担更大自主权的区域行为体对冲突的动态和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对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如果非洲联盟在财政和能力建设方面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任务的能力将满足不了期待实现的愿望和决心。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应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考虑加强对非盟和平支持行动的支持。

事实证明，由于非洲士兵熟悉自己所在地区的地形、当地的条件和武装团体的战术，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特派团或当地地方部队更为有效。良好的例子包括有能力打击博科哈拉姆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以及在索马里打击青年党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因此，资助非盟部队至关重要。

我们还看到在非洲联盟的大力支持下,几个由相邻国家组成的集团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好例子。这包括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以及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它们在冈比亚防止了总统危机。

哈萨克斯坦欢迎非洲联盟作出决定,将“消灭上帝抵抗军区域合作倡议”的任务期限再延长12个月,至2018年5月22日为止,以加强跨界行动的协调机制。

最后,哈萨克斯坦将尽全力加强联合国-非盟的合作,以有效应对非洲区域内新出现的威胁。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也要 and 先前的发言者一道,就华东江苏省一家幼儿园发生的悲惨事件向中国人民表示慰问。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辩论会,讨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在去年11月一致通过第2320(2016)号决议之后举行这次会议尤其及时。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维奥蒂女士、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谢尔吉先生和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卡贝鲁卡先生出色的通报。

日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7/454)和非盟的报告。它们提供了有用的基础,使我们可以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展伙伴关系,以及非盟和平支助行动如何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提供具体的工具。

这两份报告的一个重点是非盟作为第一反应者进行部署以及在富有挑战的环境下进行部署的比较优势。安理会和非盟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平支助行动如何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尤其在分工方面。绿盔人员和蓝盔人员发挥不同的作用,把重点放在让和平支助行动复制联合国多层面任务上面可能效率不高。

秘书长的报告概述了为共同编制的预算联合融资的新模式,以及联合评估和规划进程的新模式。

我们在非盟报告中也看到类似的建议。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秘书处给予必要支持的情况下,非盟需要进一步澄清这些模式,尤其在联合预算编制和问责制方面。我们强调办公厅主任关于大会在财政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观点。

我们应该避免关于和平支助行动的讨论过分集中在财政方面。鉴于执行任务的人手有限,包括在非盟和平与安全部,单靠筹资无法解决和平支助行动面临的挑战。

为了加深我们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我们要在本次会议之后的非正式互动对话期间更多听取为落实关于非盟和平基金的基加利决定所作出的持续努力和政治承诺。

日本认为,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事关增强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权能,使其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日本作为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维和预算的主要捐款国,非常高兴地加入讨论,探讨如何利用这两个组织的相对优势继续开展协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一道,就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表示慰问。我们向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我们祝愿伤者迅速康复。

玻利维亚要感谢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女士、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谢尔吉先生,以及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的通报。我们还感谢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代表团主动提议召开本次会议。

玻利维亚高度赞赏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为4月份举行的第一届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会议取得成果所进行的工作。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这次会议作出承诺,通过共同目标来加强对话并改进合作与协调机制。非洲联盟及时应对了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这方面的明确事例是2007年

部署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消灭上帝抵抗军的区域合作倡议，以及在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建立打击博科哈拉姆的多国联合任务时给予支持。

我提到的一些成就已使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过去15年里，尤其在和平行动方面纳入了有创造性的新颖工作方式。联合国在非洲部署的和平行动是这些目前面临严重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国家不断寻求实现长期国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手段。它们也是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威胁的有用工具。

玻利维亚要强调，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理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升。这两个机关都致力于在政治问题和维和行动方面发展结构严谨的均衡关系，同时还通过相互支持和一贯的技术支持来加强伙伴关系。我们希望预计于9月份举行的会议取得成功。

安理会强调，与联合国进行联合协商分析和规划对于制定获取特派团资源的联合建议至关重要。第2320号决议（2016）就是为此目的通过的。安全

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表示，愿意针对非洲联盟提出的在2020年之前为此类行动提供25%开支的提案，考虑各种备选方案。如此调动资源，将对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计划贡献非浅。我们敦促捐助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履行在合作框架和第2320（2016）号决议下作出的各项承诺。

玻利维亚认为，维和行动成功离不开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离不开特别是妇女在这种进程中应发挥的作用。我们强调，两组织必须确保把妇女作用和性别平等视角充分纳入所有与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活动。

最后，玻利维亚认为，必须让非洲联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决定与其相关的问题，充分尊重所有非盟成员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的共同努力若要成功，也必须尊重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上午11时40分散会。